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上)



方廣錫 輯校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上)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方廣錫 輯校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下）

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敦煌佛教經錄輯校

編 者：方廣錫

責任編輯：馮保善

出 版：江蘇古籍出版社（郵政編碼：210009）

發 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40.875 插頁 6

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 冊

ISBN 7—80519—897—7/B·18

定 價：（上、下）210.00 元

（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

委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沙 知※宋家鈺 周祖謨

※周紹良 施娉婷 高紀言

張政烺 湯敬昭※寧 可

鄧文寬（※為常務委員）

主 編：周紹良

本《叢刊》得到以下單位資助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卷七十一

唐宿列張寒來冒暑往秋收冬藏

閩餘決宸律呂 調陽燠臚致雨露

結為雷伯金生靈水通出寔窗劍

稱巨闕珠襦夜光果跡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

宮廷大譯

一千三百二十條

朱重榮

我光祿唐波羅蜜經部王卷三

无明霜刹集一治行病秘要法一李璣鈔集一四阿含
 金七十論二撰集三藏及雜藏傳一阿含略傳一
 薩婆毘婆沙師傳一阿毗曇法王行經一馬鳴菩薩傳一
 龍樹菩薩為禪陀王說法要旨一請須勤慮法一
 思惟略法要一提婆菩薩傳一龍樹菩薩傳一
 華嚴論經一迦葉結經一四十二章經一十二遊經一
 破外道四宗論一破外道涅槃論一
 廣頭盧文羅闍耆婆陀王說法經一
 提婆菩薩釋楞經一李涅槃論一眾經目錄五卷

新翻經目錄

大般若經六百卷 不共菩薩藏經廿一卷 新大集十輪經十卷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十六卷 唯識論十卷 本事經七卷
 解深密經五卷 無垢稱經六卷 新翻樂師經二卷 新翻藥師經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二卷 不空頭索經一卷 十面觀心經一卷
 稱讚大乘功德經一卷 樂示教勝軍王經一卷 寶光咒經一卷
 菩薩藏本經一卷 佛地經一卷 稱讚淨王佛攝受經一卷
 菩薩藏親屬文一卷 神變三摩地經一卷 緣起經一卷
 寶壽七佛名號功德經一卷 天請問經一卷 甚希有經一卷
 顯元是佛王功德經一卷 拔濟苦難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聖嚴記法經一卷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
 後出阿彌陀經一卷
 俱舍論上中下三科卅卷 顯揚聖教論上下初後卅卷
 大廣天王藏經一卷 十二卷 寶身經十卷 大華嚴經

十三枝 平本字子

利華嚴經六枝 平本伏

羅尼集十四枝 平本伏

伽師地論十枝 聽本久

問舍五枝 聽本久

有屬四枝 無本後

本居陀月得迦二枝 平本

大聖集及諸傳記等十七枝 平本

大寶積經十二枝 平本

普賢四枝 平本

單譯十四枝 平本

普賢七五枝 平本

別譯問舍三枝 平本

僧祇律四枝 平本

五律三 平本

見入藏者惣千七百六部合五千四百八卷四萬八千六百六十六字
紙二萬萬更分二萬八千行四萬八千六百六十六字

普賢五枝 平本

入涅槃經四枝 平本

入系律五枝 平本

小乘長阿含三枝 平本

普賢七枝 平本

十誦律六枝 平本

四律六枝 平本

諸律、揭磨石四枝

大集經三枝 平本

普賢二枝 平本

大智度論十枝 平本

中間舍六枝 平本

單譯經正法金鹿七枝 平本

根本五枝 平本

菩薩生女 子行一卷
 麻姑經一卷 溫室經一卷
 一切施王行檀波羅蜜經一卷 心明經一卷
 賢首經一卷 長者音悅經一卷
 四不可得經一卷 阿彌陀音聲陀羅尼經一卷
 不增不減經一卷 十二佛名持呪經一卷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一卷 六吉祥經一卷
 八部佛名經一卷 拔出阿彌陀佛傷經一卷
 長者法王妻經一卷 八吉祥經一卷
 太子慕魄經一卷 菩薩羅國經一卷
 八陽神呪經一卷 百佛名經一卷
 賢者五福德經一卷 八大人覺經一卷
 太子辟羅經一卷 五經同梵網經二卷
 菩薩藏經一卷 淨業經一卷
 法華三昧經一卷 三摩陀毘陀羅菩薩經一卷
 菩薩受齋經一卷 菩薩在在懺悔文一卷
 大乘三摩懺悔經一卷 舍利弗懺過經一卷
 決定毗尼經一卷 文殊懺過經一卷
 寶梁經二卷 大方廣三戒經三卷
 菩薩喜戒經一卷 菩薩內戒經一卷
 優婆塞戒經六卷 佛藏經四卷
 梵釋者波羅經十卷 梵釋者波羅蜜經十卷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 新道行經七卷
 小品般若經八卷 悲華經十卷
 大悲心陀利經八卷 菩薩會佛三昧經十卷

說明

自從敦煌文獻被發現之後，東西方學者紛紛從中探尋和研究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語言、文學、科技等衆多方面的問題，大多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由於歷史原因，敦煌文獻分藏於北京、倫敦、巴黎、聖彼得堡等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某些私人箱篋也有秘藏，致使人們至今難以全部寓目。五十年代以來，中、英、法幾國的主要藏品已製成縮微膠卷公諸於世，爲讀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由於資料分散，編輯方法又往往不是按類排比，研究者在使用上還是感到不甚便利。

有鑒於此，八十年代初，我們開始籌劃將敦煌文獻分類整理成專輯出版。一九八三年，正式成立編輯委員會，這套書也被列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六五規劃」重點項目。十多年來，編委會積極籌劃，約請作者，落實項目，審讀成稿等等，克服了種種困難。今天，終將這套《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書》奉獻給學術界同仁和社會各界，這是我們爲「敦煌學」事業所盡的一份心力。

《叢書》各輯按學科或專題輯錄，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蒐集，避免重要遺漏，凡能綴合者如以綴合，盡可能成爲完帙。一般來說，每篇文獻包括四項內容：（一）定性定名定年，（二）原件錄文，（三）題解或說明，（四）校勘記。這四項內容是一個有機整體，包含了編者的研究心得和見解，並介紹了有

關研究論著。每輯之後附有「主要論著參攷書錄」和該輯所用敦煌文獻「卷號索引」，以便讀者查閱。《叢書》每輯內容雖以完備、翔實、可靠為努力目標，但限於編者的水平以及其他原因，或許還會有個別遺漏，校錄也可能存在不當之處乃至錯誤。這些，一方面有待「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期待讀者和同行的匡正。

《叢書》凝結着眾多研究者的心血。既需對中外學者的已有成果加以繼承，又需體現這套《叢書》的研究成果。如能做好，就有可能成為「敦煌學」繼續向前發展的重要基石。我們希望《叢書》出版以後，能夠有益於學術文化事業的進步和繁榮，使讀者從中得到自己所需的系統資料和有關信息。如能實現這一點，我們將會十分欣慰。

在《叢書》的整理編輯過程中，我們曾得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原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現屬中國文物研究所）等單位的關注和支持；江蘇古籍出版社在當今學術著作出版困難的情況下，承擔了出版這套《叢書》的任務，謹此，一並致以衷心的感謝。

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

前言

一

佛教于西漢末年傳入我國中原地區，佛經也同時傳入。據史籍記載，最早傳入的佛經，是由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給博士弟子景盧的《浮屠經》。景盧把這部佛經筆錄流傳，產生一定的影響。據湯用彤先生考證，可能直到西晉末年，這部《浮屠經》尚存。後雖亡佚，但它的內容，還可以根據史籍的記載予以考索。（參見拙作《浮屠經考》，載《國外漢學》創刊號，商務印書館，即出。）東漢以後，隨着西域僧人來華的增加，佛經的翻譯也逐漸興盛起來。據不完全統計，東漢時已經譯出各種佛典二九二部，三九五卷。三國時又譯出二〇一部，四七五卷。（此處採用《開元釋教錄》的統計數。三國的譯經數中不包括失譯經。）待到兩晉南北朝，譯出的佛典更是成倍增長，總數至少已有三、

四十卷。

中華民族從來就有着十分強烈的歷史感。自古以來，宮廷中就設有史官，撫記國家大事。傳統也十分重視對文獻、典籍的收藏、著錄、整理。在這種文化傳統的影響下，佛教傳入後不久，我國僧人便開始從事佛教典籍的收集、整理、鑒別、分類、著錄。其後，這一工作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重視，從而編撰出一大批佛經目錄。

佛經目錄，傳統簡稱為「經錄」。我們知道，佛教的組成因素有三個，亦即佛、法、僧三寶。佛教經典作為法寶的代表與體現，自然受到信徒們的高度重視。圍繞着經典，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宗教活動。研究佛經經典、研究由經典組成的大藏經及其形成發展史、研究圍繞經典進行的種種宗教活動，也就成為佛教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而經錄就是展開這些研究的最基本的資料。因此，經錄絕非單純的佛經典籍的書單子，它是佛教傳播的集中反映，從中可以窺見佛教宗派的興衰、佛教思想的流傳、佛教勢力的消長、地區群眾的信仰、佛教經典的來源以及其他許多問題。長期以來，很多研究者從事佛教經錄的研究，

從而出現所謂「經錄學」，成為佛教文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佛教經錄最早產生在什麼時候，還需要認真考證。據有些佛教典籍記載，最早的佛教經錄有所謂秦始皇時期的「古經錄」、西漢劉向校經時的「舊經錄」等，但當時佛教還沒有傳入中國，所以這些傳說都不足憑信，實際上面的傳說都是後代佛教徒為了把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向前推而編造出來的。

佛教典籍記載的較為早期的經錄還有所謂東漢明帝時期攝摩騰等翻譯《四十二章經》時編纂的《漢時佛教目錄》，一卷；由漢末朱士行編纂的《朱士行漢錄》，一卷等。由於確有《四十二章經》的翻譯以及朱士行這個人物，因此似乎這兩種經錄的存在是可能的。但是，我們至今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有過這麼兩種經錄。所以，學術界一般認為這兩種經錄也都出自後代佛教徒的臆測。我個人認為，所謂《漢時佛教目錄》顯然不可信。至於《朱士行漢錄》，則應具體分析。朱士行是三國時魏人，是第一個出家為僧的漢族人。他對佛教特別感興趣，下了很深的功夫。為了搞清當時流傳的《般若經》的道理，他舍身西行，到于闐（今新疆和闐）求法，克服種種困難，求覓到《放光般若經》正品。

梵書胡本十九章。據經典記載，朱士行志業精粹，專務經典，因此，他完全有可能編纂經錄。當然，這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考證、研究的問題。

現在可考的最早經錄應是記錄竺法護所譯經典的《竺法護譯經錄》，一卷。這部經錄雖然已經亡佚，但是在《出三藏記集》等後代經錄的「竺法護譯經」部分，對竺法護所翻譯的經典記載得特別詳細，不少經典都特意注明翻譯的年月日。早期譯經而能留下如此詳盡記載的，相當稀見而可貴。可以想見，後代經錄的這些記載都是有所依據的，它們的依據想必就是已經失傳的《竺法護譯經錄》。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根據後代經錄的這些記載，依稀窺見《竺法護譯經錄》的大致情況。

其後佛經目錄大批涌現，據現存典籍記載，到唐宋為止，編纂出的經錄總數大約有幾十種，但真正被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幾種。大多是綜合性目錄、藏經目錄與佛藏解題目錄。綜合性目錄的早期代表是梁釋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後期代表則是著名的由唐釋智昇編纂的《開元釋教錄》。藏經目錄的代表是各種經錄中的《入藏錄》以及像《開元釋教錄略出》這樣的專門目錄。佛藏解題

目錄出現得較遲，直到北宋時才真正成熟，如惟白的《大藏經綱目指要錄》、王古的《大藏聖教法寶標目》。這些經錄作為我國佛教經錄的主流，歷來為人們所重視。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使廢棄千年的大批古文獻重新與世人見面。敦煌文獻的主體部分是與佛教相關的典籍，包括了一大批經錄。其中既有全國流通的各種綜合性目錄，也有敦煌本地寺廟編纂的目錄，大部分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這些新資料大大開拓了我們對佛教經錄的認識，解決了佛教文獻學研究中一些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為佛教經錄研究乃至佛教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因此，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佛教經錄越來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由於敦煌文獻分藏于世界各地，查索、檢閱比較困難；不少經錄原為當時的工作目錄，書寫既潦草，文字又難辨；加上很多照片漫漶不清，增加了文字辨識的困難。相比之下，敦煌文獻特有的古今字、俗體、異體字等等，反而不算是特殊難題了。因此，將敦煌文獻中的佛教經錄全部搜集起來，分類錄文，無疑可向有關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